

總結回應(二)： 我們真的不需要教育哲學了嗎？

林文瑛

從某個角度來看，「廣設高中、大學」的說法似乎涉及兩個論題：廣設高中與廣設大學。因此，如果將這兩個論題當作獨立論題而分開對待，結果便可能產生幾個不太一樣的意見類型：(1)一體反對廣設高中及大學；(2)贊成廣設高中但反對廣設大學；(3)一體贊成廣設高中、大學。基本上，楊國賜次長、秦夢群教授和馬哲儒教授三位的意見，大體上都各自屬於或接近這三類型的意見之一。

楊次長顯然是比較對廣設高中及大學均持保留態度的，因此他雖然指出，當前世界教育改革的趨勢重視的是學生人格的陶冶，而非人力資源的擴充與人力素質的提昇，卻還是認為，基於國情，我們的教育應「考慮就業市場人力的需求」。在這樣的觀點下，楊次長進一步指出：「教育品質的提昇較量的擴充，更顯得重要。」換句話說，楊次長顯然認為教育品質的提昇與量的擴充彼此是衝突的，因此他反對「過份」廣設高中、大學的道理，也就十分明白了。

十分吊詭的是，到底什麼叫「教育品質」？它為什麼和量的擴充如此不相容？假如辦教育的人只能在面對精挑細選的學生時，才能把教育辦好，這樣的「教育品質」恐怕就像沙灘上的城堡，令人擔心。事實上，台灣地區幾十年來為了維持「教育品質」而嚴格控制升學瓶頸，以致於升學競爭一再惡化，其結果是，如此培育出來的大學生越來越不懂得思考，越來越缺乏好奇心、求知慾，越來越失去理想，十分功利取向（參見楊國樞、林文瑛、謝小苓，民82）。換句話說，刻意控制「教育品質」所造成的「品質」如何，實是有目共睹，在經驗證據上難以支持「量的控制是保證品質的方法」之說法。因此，擔心教育品質而反對擴充招生容量，也許只是一種想當然耳的反應，與今日「廣設高中、大學」的爭論並無實質上的關連。

至於秦夢群教授的
為：「廣設高中實有必
而這個所謂「適度的變
可提供大學文憑的地區性
其一是，目前升學競爭
傳統大學的招生量，
傳統大學的結果，學校
費的時代必將隨之來臨
層學生。換句話說，秦
的辦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
競爭會趨於激烈，卻又
似乎違反了經濟學上供
升學競爭爭的是「明星
方面卻又認為，便宜
「滿足希望就讀於高等
顯的矛盾。

最後，馬哲儒教
為，「廣設高中、大
校的限制」，會更為性
可能是以私人興學為
譬如說，同時設普通
就如同楊國賜次長與
國中畢業生人數，因
普通高中有更大的客
已稀少的公立高中更

綜觀三位學者的
清的。首先，三位研
競擠明星學校的窄門
競考明星學校是否真
教授所說的，近乎是
中聯招為例，每四個
上任何高中的考生都

至於秦夢群教授的意見，很明顯地是屬於第二個類型的意見，秦教授認為：「廣設高中實有必要性，但大學部份則必須在技術上做適度的變化。」而這個所謂「適度的變化」係指：「與其漫無目的增設傳統大學、不如創建可提供大學文憑的地區性空中大學。」秦教授並且提出兩個這樣主張的理由：其一是，目前升學競爭的原因，「無非是競考明星學校」，因此單純地擴張傳統大學的招生量，「對於消除升學主義未有所助益」；其二是，不斷擴充傳統大學的結果，學校間的競爭會趨於激烈，「從學費的角度來看，則高學費的時代必將隨之來臨（因私人與學勢不可擋）。」如此一來將不利於低階層學生。換句話說，秦教授顯然認為「地區空中大學」才是一個便宜又有效的辦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秦教授既說，廣設高中、大學的結果，大學間的競爭會趨於激烈，卻又說，競爭的結果將導致高學費時代的來臨，此種推論似乎違反了經濟學上供需關係的競爭原理。此外，秦教授一方面主張，由於升學競爭爭的是「明星學校」，因此擴充傳統大學無益於緩解升學競爭；二方面卻又認為，便宜的空中大學可以吸引那些一心想唸明星學校的學生，「滿足希望就讀於高等教育學生的要求。」這兩個說法之間似乎也存在著明顯的矛盾。

最後，馬哲儒教授顯然是較贊成「廣設高中、大學」的，只是馬教授認為，「廣設高中、大學」的口號若能改為「放寬設立高級中等學校和大專院校的限制」，會更為恰當。換句話說，馬教授心目中的「廣設高中、大學」，可能是以私人興學為主力的。除此之外，馬教授還主張學校體制的多元化，譬如說，同時設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完全中學、各類高職和專科等。然而，就如同楊國賜次長與秦夢群教授所已指出的，目前高中、職的總客量已超過國中畢業生人數，因此，所謂「廣設高中」指的應是調整高中、職比例，使普通高中有更大的客量，不此之圖，只怕開辦再多的私立高中，都只會使原已稀少的公立高中更物以稀為貴而已。

綜觀三位學者的回應文章，顯然有幾個觀點是有必要特別提出來加以釐清的。首先，三位研究者都提到了所謂「明星學校」的問題，也都主張學生競擠明星學校的窄門是個嚴重的問題，於是各自提出因應的解決之道。然而，競考明星學校是否真是今天升學問題中最主要的問題，乃至於如楊次長、秦教授所說的，近乎是唯一的問題，恐怕還大有商榷的餘地。以台北地區的高中聯招為例，每四個考生之中就有三個要被淘汰，要說這群絕大部份沒機會上任何高中的考生都把目標設定在建中、北一女，只怕是個違反常情的說法。

換句話說，高中升學競爭的問題根源本有兩個，其一是升學窄門，其二才是明星學校的窄門，要說後者要為升學競爭負主要責任，乃至於負全部責任，只怕是個與事實真相大有出入的說法。

這裏特別將升學競爭問題的兩個關鍵區分開來，其實還有另一層意涵，因為這兩個不同的關鍵，事實上反映了兩個不同的問題根源。升學（升普通高中）的窄門源於「分流教育政策」，明星高中排行榜的形成，則源於大學的窄門—為了確保將來升大學的機會，於是大家去擠明星高中的窄門。同時由於大學的門太窄了，於是而有聯考以滿足公平競爭的要求，而聯考又轉而形成了大學排行榜。

十分明白地，大家的目標在大學，然而，過去這些年來，分流教育思想深入人心，使得教育當局堅持不願打開大學的窄門，用秦夢群教授的話來說：「大學教育的目標之一即在為國培養各界專業人才，如果所培養之學生對未來就業無所適從，即形成資源的浪費。」既然國家視大學為「荒漠甘泉」，深恐造成浪費，全國學生自然只好如飢渴交迫的沙漠旅人，為治點甘泉而揮汗奔競。為避免升大學的競爭惡化，於是分流點往前移，提前在高中階段篩選過濾，也就是說，今天升高中階段的分流，事實上具有「就源疏解」的使命。

這就談到問題的核心來了，為了避免「資源的浪費」，於是我們提早嚴酷地篩選學生，將之涇渭分明地分流，造成的結果是，國中教育的嚴重扭曲。國中生過著一種舉世所無的「三更燈火五更雞」的生活，學校號稱「智育掛帥」，事實上學生只學會了背書和解題，卻失去了思考能力、視力、好奇心和求知慾，全社會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參見林文瑛、王震武，民84），如此這般「節約資源」的結果，到底是節約，還是浪費，其結論應該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

其實今天的核心問題只有一個—分流教育思想—也就是教育為經濟服務、為產業培育人才的思想。這個思想是與楊次長所說的，世界各國均「重視人格陶冶」的改革趨勢正相違背的，也是與馬教授強調「文化素質」的教育思想相違背的。馬教授十分憂心「文憑主義」，正如同秦教授十分憂心「升學主義」，他們二位的處方都是以「社會教育」（秦教授強調的「空中大學」也是社會教育的一環）來補偏救弊，而而，在現行強制分流的教育政策下，所謂「社會教育」的實質意涵便會成為便宜的「補充教育」，只怕還是難以消解「升學主義」、「文憑主義」背後的人性需求—人人不服輸、求尊嚴、希望做第一等人的心理需求。

在三篇回應的文章當
例如，「升學主義」、「
、「教育品質的提昇」等
套互有關聯的觀點，然而
教育品質、學制多元、
升學競爭日益惡化的事

因此，現在說不定
堅持「國情不同」，而
法的時候了。譬如說，
乎最低的高中錄取率等
學主義」與「文憑主義
就應該懷疑，到底是
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政策

事實上，更根本的
選才，只要考試成績不
「教育品質」的低落，
只怕所有的「教育哲學

林文瑛、王震武（民84
委員會委託專題研
楊國樞、林文瑛、謝小
究資訊》，1、6、

在三篇回應的文章當中，共同出現了許多近年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字眼，例如，「升學主義」、「文憑主義」、「終身學習」、「升學或學制多元化」、「教育品質的提昇」等等。這些字眼之所以叢聚出現，代表的自然是一整套互有關聯的觀點，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升學與文憑主義固然一再受指責，教育品質、學制多元、終身學習也被強調了好久，只是這些似乎都未能改變升學競爭日益惡化的事實。

因此，現在說不定是我們應該好好回頭想一想，過去這幾十年來，我們堅持「國情不同」，而使得我們在教育上有不同於世界先進各國的想法與做法的時候了。譬如說，我們堅持分流教育式的「因材施教」，我們有世界近乎最低的高中錄取率等等，其結果是，舉世絕少國家像我們一樣，深受「升學主義」與「文憑主義」對學校教育造成扭曲的困擾。這樣想想，也許我們就應該懷疑，到底是我們的國情不同，導致不同的教育政策，還是我們奇特的教育思想與教育政策，造就了舉世少見的「國情」？

事實上，更根本的也許是這麼一個思想：「教育即選才」，當國斤斤於選才，只要考試成績不好的人進了高中、大學，就十分不安，認為會造成「教育品質」的低落，形成「教育資源」的浪費，用這樣的心態去辦教育，只怕所有的「教育哲學」皆要成了不切實際的理想了。

參考文獻

- 林文瑛、王震武（民84），**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分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託專題研究報告。
- 楊國樞、林文瑛、謝小苓（民82），**大學聯考對大學教育的影響**，《教育研究資訊》，1、6、91-110。